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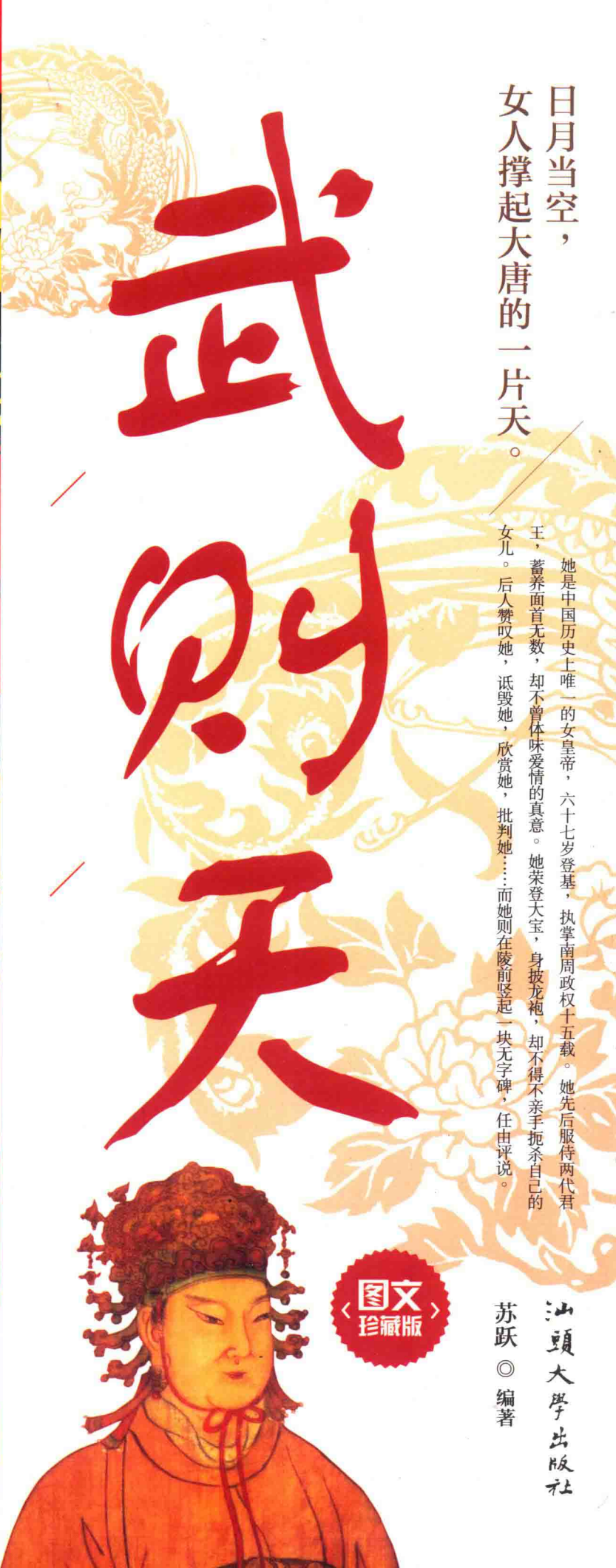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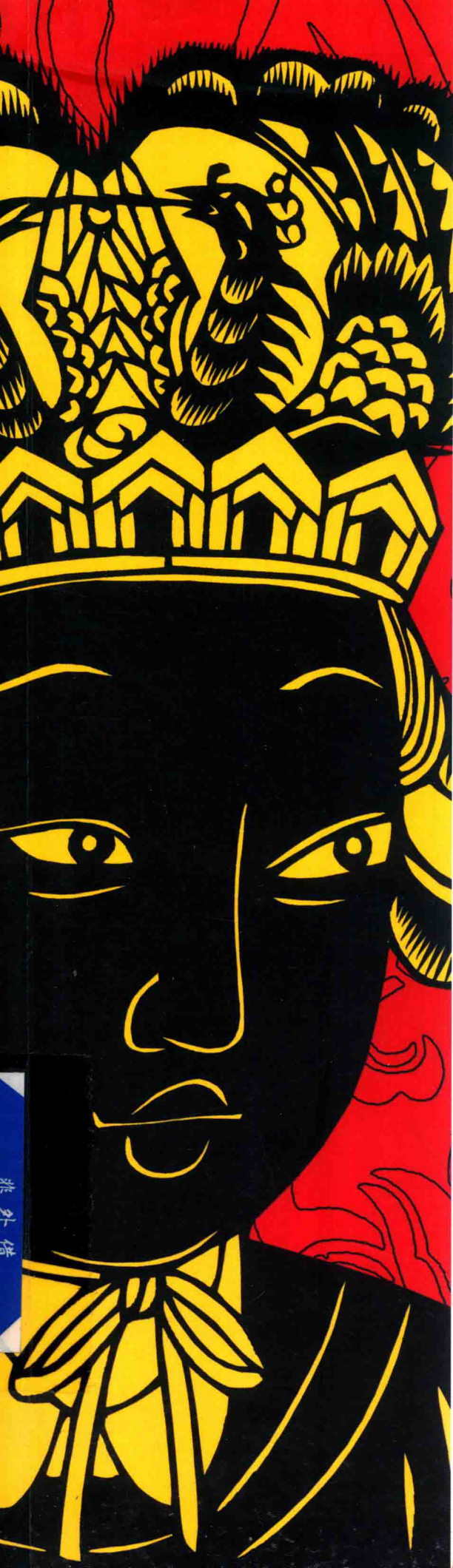
日月当空，
女人撑起大唐的一片天。

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，六十七岁登基，执掌南周政权十五载。她先后服侍两代君王，蓄养面首无数，却不曾体味爱情的真意。她荣登大宝，身披龙袍，却不得不亲手扼杀自己的女儿。后人赞叹她，诋毁她，欣赏她，批判她……而她则在陵前竖起一块无字碑，任由评说。

武则天

图文
珍藏版

汕头大学出版社
苏跃◎编著



焦急不安的是老爷，这会儿他正背着手
 外片里来回踱步，不时地叫人探问内堂
 不是第一次生养，武夫人仍然高一声低
 时虽已接近立春，
 城长安仍看不到春天的影子，
 小树木都阴郁着脸站立着。墙角处，花
 还堆着积雪。昏黄的天空没有一丝生机
 尔只见一两只灰色的鸟雀弹跳到坚硬的
 后倏地又飞升而去。
 到掌灯时分，天仍黑得早，不知从几时
 外已飘起了大雪，雪花从内照
 内炉火熊能，轻手轻脚地扫过这忙
 走道上的雪，不时有人去打扫。这一夜
 守夫人临盆的那一刻。生子生女，
 沐牵动着尚书老爷的苏，跃也编著着
 武金走过来，低眉顺眼地说道：
 书，又变天了，您先用些饭吧，天这么
 老爷，我已吩咐下去了。武金边答着
 主着说话。年后这场雪下得有点稀奇，
 何都有人穿着单褂，临黑天又落起雪来
 外又大又轻，一会儿就盖着了脚印。
 家今儿又添丁增口，我觉着是好气。

武则天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则天 / 苏跃编著. — 汕头: 汕头大学出版社,
2015.8

ISBN 978-7-5658-1900-1

I. ①武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武则天(624~705) -
传记 IV. ①K827=4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84127 号

武则天

WUZETIAN

总策划: 杨建峰

编著: 苏跃

责任编辑: 邹峰

责任技编: 黄东生

装帧设计: 松雪图文 王进

印刷监制: 高峰 苏画眉

出版发行: 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 243 号汕头大学校园内 邮政编码: 515063

电话: 0754-82904613

印刷: 三河市艺海万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89mm × 1194mm 1/16

印张: 27.5

字数: 522 千字

版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9.00 元

ISBN 978-7-5658-1900-1

发行/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/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室 邮政编码/510075

电话/020-37613848 传真/020-37637050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

简介

武则天（624—705），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（公元624年），祖籍并州文水（今山西省文水县），生于利州（今四川省广元市），为唐开国功臣武士次女。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，67岁即位，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。她改国号“唐”为“周”，定都洛阳，并称其为“神都”，史称“武周”。在位15年，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，终年82岁。武则天在位期间，对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外交等方面都作出过巨大的贡献。但是，武则天也有不少消极的行为，她贬逐老臣、任用酷吏、私蓄男宠，史书对她的这些行为都大加鞭鞑。武则天是史上最受争议的皇帝，她的一生可谓是毁誉参半，犹如她的无字碑，功过是非任后人评说。

大事年表

- 公元624年 武则天生于利州（今四川省广元市）。其父武士彠，时任工部尚书。
- 公元628年 大星相家袁天纲为武则天相面，说其“将来必定能君临天下”。
- 公元637年 太宗李世民听说武士彠之女美丽聪明有才华，召武则天入宫立为才人，赐名“武媚”。
- 公元646年 太宗病重，太子李治听政，朝罢，入侍药膳，武则天与太子开始接触，两人同在太宗身边侍疾。
- 公元649年 太宗驾崩，武则天在感业寺出家为尼。太子李治即位，为高宗。
- 公元653年 武则天入宫，被封为昭仪。
- 公元654年 武则天被封为宸妃。
- 公元655年 王皇后、萧淑妃被废为庶人。高宗下诏立武则天为皇后。不久，武后处死王皇后、萧淑妃。
- 公元660年 高宗初患风眩病，委托武后处理部分政务，从此，武后参与朝政，处事都符合高宗旨意。
- 公元664年 西台侍郎上官仪谋废皇后失败下狱，不久被赐死。赐废太子忠死。此后，高宗视朝，武后垂帘于后，称之为“二圣”。
- 公元673年 高宗自称天皇，武后称天后，改元上元，大赦天下。
- 公元683年 高宗驾崩。遗诏中命皇太子柩前即位，裴炎等辅政，军国大事有不决者，兼取武后进止。中宗李显即位，尊武后为皇太后。武后临朝称制。不久，废李显，改立李旦，是为睿宗。
- 公元688年 武承嗣造瑞石，让唐同泰献上，其文曰：“圣母临人，永昌帝业。”武太后命名为“宝图”。五月十二日，武太后加尊号称“圣母神皇”。
- 公元690年 武太后登基称帝，改名“曌”，大赦天下，降睿宗皇帝为皇嗣，赐姓武氏，改唐为周，改元天授，群臣上尊号曰“圣神皇帝”。
- 公元695年 女皇加号“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”，改元证圣，大赦天下。
- 公元705年 皇帝病重，传位于太子李显，是为中宗。改元神龙。十二月，圣神皇帝驾崩，上尊号“则天大圣皇帝”。
- 公元706年 葬则天大圣皇帝于乾陵。谥曰“则天大圣皇后”。
- 公元710年 改称“天后”。十月十八日，改称“大圣天后”。
- 公元712年 改称“则天后”。
- 公元749年 被迫尊为“则天顺圣皇后”。



焦急不安的是老爷，这会儿他正背着手，在厅里来回踱步，不时地叫人探问，不是第一次生养，武夫人仍然高一声低一声，时虽已接近立春，城长安仍看不到春天的影子，小树木都阴郁着脸站立着。墙角处，还堆着积雪。昏黄的天空没有一丝光亮，只看见一两只灰色的鸟雀弹跳到坚硬的后倏地又飞升而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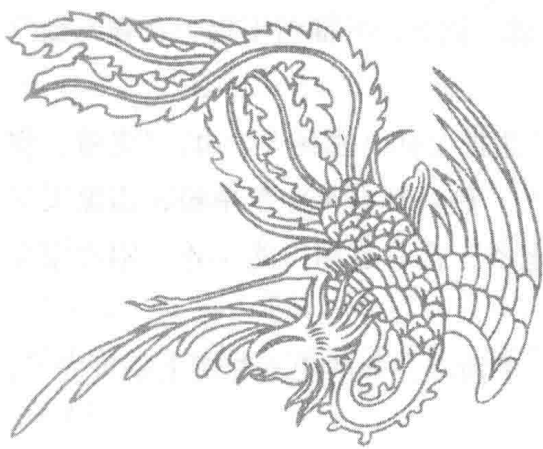
到掌灯时分，天仍黑得早，不知从几时外已飘起了片片雪花，灯光从门窗内，内炉火熊熊，下人们轻手轻脚，忙这忙那，走道上的雪不时有人去打扫一遍。武夫人临盆的那一刻，生子生女，沐牵动着尚书老爷的心，也牵动着武家武金走过来，低眉顺眼地说道：“老爷，又变天了，您先用些饭吧，天这么冷，老爷，我已吩咐下去了。武金边答着，坐着说话。年后这场雪下得有点稀奇，得都有人穿着单褂，临黑天又落起雪来，又大又轻，一会儿就盖着了脚印。武家今儿又添了增口，我觉得是福气，一个丫头，鬓端着托盘，推开门轻轻走进去。

目录

- 第壹话> 天生贵胄 / 001
- 第贰话> 削发为尼 / 031
- 第叁话> 计返皇宫 / 061
- 第肆话> 渐露峥嵘 / 089
- 第伍话> 独霸后宫 / 117
- 第陆话> 剪除异己 / 153
- 第柒话> 垂帘听政 / 173
- 第捌话> 逆我者亡 / 201
- 第玖话> 母子相残 / 221
- 第拾话> 私蓄男宠 / 263
- 第拾壹话> 赶尽杀绝 / 277
- 第拾贰话> 君临天下 / 313
- 第拾叁话> 后宫惊魂 / 349
- 第拾肆话> 男宠乱政 / 385
- 第拾伍话> 任人评说 / 407

第壹话

天生贵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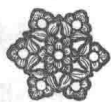
世间活计三样苦：打铁、撑船、磨豆腐。当年挑着豆腐担子走街串巷，起早贪黑，做辛苦小买卖的武士護，压根儿也没料到，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自己，如今会官至大唐帝国工部尚书。天命之年又娶上前隋宰相、皇族宗室杨达的女儿。对于武士護这样的寒门新贵来说，似乎没有什么可愁的了。但在血统论大行其道的隋唐时代，武尚书当前最迫切需要的，是让夫人杨氏给老武家生一个血统高贵的儿子。

年过四十的杨氏已生有一个女儿，此时又到了怀胎期满、珠玉临盆的时候。武府老老少少都知道，最焦急不安的是老爷，这会儿他正背着手，在外厅里来回踱步，不时地叫人探问内堂产床上的情况。虽不是第一次生养，武夫人仍然高一声低一声地呻吟着。

此时虽已接近立春，京城长安仍看不到春天的影子，大小树木都阴郁着脸站立着。墙角处、花池边，都还堆着积雪。昏黄的天空没有一丝生机，偶尔只见一两只灰色的鸟雀弹跳到坚硬的空地上，唧唧喳喳寻觅一番，然后又倏地飞升而去。

已到掌灯时分，天仍黑得早，不知从几时开始，室外已飘起了片片雪花，灯光从门窗内照出来，显得更加昏黄。室内炉火熊熊，下人们轻手轻脚，忙这忙那。院子走道上的雪不时有人去打扫一遍。万事皆备，只等夫人临盆的那一刻。生子生女，深深牵动着尚书老爷的心，也牵动着武府上上下下人的心。

管家武金走过来，低眉顺眼地说道：“老爷，又变天了，您先用些饭吧，天这么冷，喝点汤好暖和暖和身子。”



武士彠摆摆手说道：“我现在还不太饿，等等再说。武金，外面雪下得怎么样？勤打扫着些，免得雪后路滑。”

“是，老爷，我已吩咐下去了。”武金边答着话，边把太师椅挪到火炉边，“老爷，您坐着说话。年后这场雪下得有点稀奇，下午还是晴天，热得都有人穿着单褂，临黑天又落起雪来。雪片又大又轻，一会儿就盖着了脚印。老爷，常言道瑞雪兆丰年。咱武家今儿又添丁增口，我觉着是好气象啊！”

武士彠两眼出神地坐在那里，不置可否地“嗯”了两声，他的心不知道上哪里去了，对武金的话，仿佛听到又没有听到。

这时一个丫鬟端着托盘，推开门轻轻走进来。武金接过上面的盖碗端过来：“老爷，这是银耳大枣汤，我让她们熬得浓浓的，不甜也不淡，您尝尝。”

武士彠喝了半碗就不喝了，他把汤递给武金，摆摆手，武金和丫鬟知趣地退开了。

武士彠想得很多，心平静不下来，于是踱到八仙桌旁拿起《论语》，轻轻地吟诵了起来。

从卖豆腐到做木材生意，以及后来领兵打仗，出将入相，武士彠历练多年，每临大事时便会读上几段《论语》，这已成为他平静心情的最有效的方法。

并州文水（今山西文水）是武士彠的老家。想当年，武家祖祖辈辈好几代，都靠租种人家的田地过活，十分贫寒。到了武士彠兄弟这一代，家境才逐步改观。他们兄弟头脑活络，不甘心于现状，种地的种地，做小买卖的做小买卖，一天也闲不住。武士彠专管走村串巷，赶集上店卖豆腐。武家的豆腐做得又白又嫩，深受乡邻的喜爱，销路很好。再加上老三嘴甜腿勤，精于计算，没过几年，就攒下了不少本钱。后来他们又和朋友许文宝一块贩卖木材，南北大集，互通有无。他们钱多了，买卖也做大了，走得也更远了。

隋朝末年，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，置国计民生于不顾。这个著名的败家子整日花天酒地，时常突发奇想，到处大兴土木。因而木材——这个建筑的主要用料，需求量大增。武士彠他们瞅准时机，狠狠地赚了一笔，成了暴发户。于是他们在乡间建房买地，过起地主老财的日子。但事实上，在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下，到处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，盗贼蜂起，天下不太平，普通人家有钱也未必守得住。武士彠用手里的钱，不断地交结仕宦，曾在太原鹰扬府谋得队正的小官，等同如今一名管理百十个兵卒的小连长。虽位卑言轻，但好歹也是皇家军官。从此，武士彠完成了从农民到商人，又至官人的彻底转变，但促使武氏家族名满天下的好运还在后头。

隋大业十一年（公元615年），时任并州河东巡抚大使的唐国公李渊，军务政务繁忙，常奔走于并州、河东两地，连通两地的官道正从文水的武家庄过。善于捕捉人生际遇的武士彠，果断地辞去队正的官职，在家门口的道旁开设茶肆饭店，常有意无意地躬立道旁，拦住李渊的马头，诚心诚意地请唐国公下马歇息一番。武士彠不但免费招待，还不时地从自己马厩里挑上几匹骏马送给唐国公。苦心到底没有白费，第二年，李渊改

任太原府留守，武士彠就随之抛家舍业，到太原留守衙门当了一名行军司铠参军，官至正七品，比起鹰扬府的小队正，无疑又高升一步。

李渊的势力越来越大，被天下人普遍看好。武士彠凭着商人的精明，再一次押对了宝。及至晋阳起兵，武士彠的官阶一步一步地得到擢升。他曾讨好地对李渊说：“夜曾梦见唐公入西京，骑苍龙升为天子。”及至李渊登基，开大唐朝一代伟业，武士彠以功拜光禄大夫，封太原郡公，以后勤部军需官的身份跻身于十四名太原首义功臣之列，并得到了钦赐的免死牌，即使犯了罪，也没有人可以杀他。武家算彻底转了运，摘掉了戴了几辈子的穷帽子。

后来武士彠的大哥武士陵随他一起参加太原起兵，被封为宣城县公，官拜司农少卿。二哥武士逸，封安陵县公，官至齐王府户曹。武家一门三公，一跃成为新朝显贵，不乏传奇色彩，成为并州文水老家街头巷尾的话题。

武士彠也是个干事业的人，勤于王事，公而忘私。他的原配妻子相里氏病危，当时他正随李渊在并州视察，离家也只是半天的路程，但他没有回家，而是忠诚地守护着皇上。后来李渊得知这件事，被他的忠诚所感动，特地下诏表彰这位老部下，将他提拔为三品工部尚书，封为应国公。

李渊意犹未尽，接着操心起武爱卿的婚事来了。三品大员，岂能长期打光棍？于是李渊打算为他娶一位出身名门望族的女子做妻子，借以提高武氏的社会地位。李渊翻了《氏族志》，向周围的皇亲国戚询问商议，再三斟酌，选中了前朝皇族的宗室，曾任过宰相的杨达的女儿。隋亡后，杨达已过世，杨姓家族的社会地位也大不如从前，但毕竟乃天下名门，血统高贵，正符合寒门新贵的择偶标准。但美中不足的是杨氏已年过四十，不是二十岁左右的黄花闺女。于是李渊召见武士彠，将杨氏的情况介绍一番，武士彠连忙跪地磕头谢恩，直觉眼圈潮湿，感动得直想哭——须知杨氏是秦王李世民的妹夫的堂妹妹，娶了她，就是和当今皇室攀上了亲。

武德三年（公元620年），由唐高祖李渊亲自做媒，李世民的同母妹妹桂阳公主主婚，四十四岁的武士彠和杨氏成了亲。通过这场婚姻，武氏血统焕然一新，社会地位也扶摇直上。至此，武氏完成了从富有到高贵的人生飞跃。

年过四十的杨氏不负期望，结婚不久就怀孕了，只可惜头胎是个女儿。眼看杨氏马上临近妇女的绝育期了，武士彠陡生一种紧迫感，心想时不我待，须抓紧时间，一定让杨氏为武家生下个儿子来。

等再次怀孕时，杨氏自己也惴惴不安，成天烧香拜佛，祈求生得贵子。一天她曾依稀梦见一黑龙盘在前窗，首尾相见。不一会儿，又见天女散花，人言大罗天女来也。她说给丈夫听，武士彠也颇觉稀奇，让杨氏不要声张，差人叫一些算卦先生算了几次，亦言必生贵子。后来武士彠又悄悄地去白马寺摇了一卦，求得一签，上写：“君臣具体，朋友同志，市易有利，天地丈夫。”内中有“丈夫”两字，武士彠放下了一半心，觉得生儿子的可能性很大。

雪花刚开始还缓缓地飘落，此时却铺天盖地地下了起来。院子里走道上的雪已来不及打扫，雪遮盖了一切。雪夜显得莽莽苍苍，格外明亮。武士放下《论语》，出去看了看天气，又退回屋内，再一次感觉到沉不住气。他不停地宽慰自己，夫人一定会顺利产下麟儿，想我从卖豆腐开始，每到一定的阶段总有好的转机，好运气如影随形，每每天遂人愿。杨氏头生已是位千金，这次该是一个儿子了。

“我佛保佑！”武士龔喃喃自语，禁不住冒出一句，继而又猛拍一下脑门，样样考虑周到，怎么就忘了这一件大事，“武金，上佛堂，设香拜佛。”

武金听了老爷这句话，急忙行动起来，吩咐下人先去佛堂掌灯准备，又急忙帮老爷穿上豹皮大衣，戴上羊皮帽子。忙乱中，自信处事周到的管家武金为没有想到拜佛这件事而深感内疚。一时间准备停当，武士龔在武金的照料下，一行人挑着灯笼，冒着风雪向后院的佛堂走去。狂风夹杂着雪花及雪粒直扑人的脸，几乎让人睁不开眼，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。照路的灯笼被家人小心地护持着，还是不停地晃动。如此雪夜前去拜佛，除了让人生出临事抱佛脚的感想外，也让人觉得这不是拜佛的时辰和天气。

武家的佛堂设在后院的西厢房。进了佛堂，武士龔顾不得脱下皮大衣，甚至连雪花都没来得及拍净，就神情肃穆地走上前，跪在垫子上。他点上三炷天竺香，并手夹着，连叩三个头，虔诚地求佛保佑，保佑夫人能为武家生一位聪明英武、安邦定国的好男儿。至少他能平安地像自己一样，人生仕途顺达，承继爵位，而后子孙绵延，永享富贵。

武士龔道完了心声，望着庄严的佛像。佛祖依然丰润饱满，似笑非笑，那么的遥远，又那么的接近。武士龔出神地望着，一阵眩晕，他看见佛好像知悉了自己的心愿。这样的感觉一出，武士龔禁不住热泪涌出，心里充满了感激和虔诚。

正在这时，佛堂紧闭的门被人猛然推开，武士龔一愣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报信的丫鬟。

武士龔顾不得佛祖了，上前一步，抓住踉跄欲倒的丫鬟：“怎么样，生了吗？”

“老……老爷，生了、生了，大人孩子都平安。”

武金也一把抓住丫鬟的胳膊，急切地问：“生的可是公子？”

“是……是千金小姐。”

一言甫毕，武士龔心中一下子失落了许多，又一下子解脱了许多。他转过身，郑重地向佛祖作了一个揖：“我佛保佑！”说完，一挥手，带头走出佛堂，一行人匆忙地赶回前院。

武士龔踢起地上的雪花，踢得老高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罢了罢了，女儿就女儿吧。人生哪能总是一帆风顺的，好事不能都摊到，老天爷虽没遂人愿，但老天爷这一两年从来没有亏待过武家。绝对不能因为生个女儿，就怨天怨地。”

卧室里已忙过了那一阵子，丫鬟产婆们正在收拾残局，人们进进出出，有条不紊。武士龔走到床前，伸出手轻轻地撩开妻子额前的乱发，杨氏睁开眼，见是老爷，就露出愧疚的笑容。

“老爷，您这个宝贝女儿可太偏了，产婆倒提着她，几巴掌都没拍出哭声来。”杨氏轻轻地说着。

武士彠摆了摆手，意思让杨氏少说两句，多歇一会儿，他要静静地看看女儿。这小家伙真是皇家一脉，生得方额广颐，一脸的福相，仿佛来到人世间就注定永享富贵。将来在人群当中，一定显得卓尔不群。

“老爷，你喜欢吗？”

武士彠点点头，脸上露出笑容，虽然这笑容中还隐藏着少许的遗憾。武士彠轻轻地给女儿掖好被子。这时，这位千金却突然睁开眼睛，闪着亮亮的眼仁。她盯了武士彠一下，又把目光散向周围。而后，悠悠地合上了眼皮。

武德八年（公元625年），到了女儿出生满一周年的日子。京都长安祥和安宁，青砖铺就的街道上，行走着许多红男绿女。武府的大门前，家人李三、王中骑在门旁的大板凳上，一边看门，一边贪婪地看着街上的少女美妇们，嘴里还唠着闲话。

“哎，王中老哥，今天是咱二小姐的周岁诞辰，怎么不见贺喜的亲戚来？”

“三儿，你不知道，当官有当官的难处，有当官的讲究。尤其是咱老爷，为人处世特别稳重，连他过生日，都悄悄地，任谁也不通知。这里面有一说，平日，咱要给大人孩子办生日，不愁来人多，就愁置不好酒席，愁钱不够花的。到咱老爷这份上，正好相反，他愁来的人多嘴杂。古话说，伴君如伴虎。你大张旗鼓，请客送礼，结交别人，一旦为皇家探知，必心存猜忌，怕臣下拉帮结派、图谋不轨。所以说，咱们老爷根本就没张扬，只在府内自己摆几桌贺贺。”

“乖乖，这真是当官不自由，自由不当官。还是咱兄弟们逍遥快活。待会儿咱兄弟俩好好喝几杯。”

“行，我酒量也不次于你。哎，三儿，你听听，正南街面上闹喳喳的，还有喝道声，莫不是个大官来了。是不是上咱们府里来的？快把板凳撤了，站好预备着。”

说话间，南横街真的跑过来几十匹骏马，骑手们拥着一位青年将领，不一会儿就到了武府门前。这青年将领身着一袭银白色的绣龙丝袍，个头中等，面皮微黑。此人正是秦王李世民，时人谓之“真太子”。他足智多谋，战功显赫，在天下享有很高的威望。王中伏地叩头迎候，李三腿快，早飞奔到内院报信去了。门房也立即被李世民的侍卫所取代，王中头前带路，引李世民大踏步地朝客厅走去。客厅门口，武士彠忙不迭地跑出来迎接。客厅里酒宴已经摆好三桌，此刻来不及撤走。李世民环顾四周，笑问：“士彠，摆酒设宴请的是谁，莫不是知道我要来，专门请我吧？”

“回秦王，今日乃小女诞生一周年，家里随便弄几桌便酒，以示庆贺。”说着，武士彠即令家人撤下桌子。

李世民摆摆手说：“不用了，借书房说说话就走。”书房里，李世民屏退左右，望着武士彠说：“你听说过扬州赵郡王李孝恭那边有什么事没有？”

“回秦王，我没有这方面的耳风。”

“据密报，李孝恭依仗自己是扬州大都督，掌握江淮、岭南兵政大权，图谋反叛。皇上命我来，意思想让你去接任扬州大都督，以弹压叛乱，安抚人心。”

“士護愿以死报答圣上。扬州都督乃四大都督之一，位高权重，士護恐难当此重任啊。”

“派你去，就考虑到你有这方面的能力。皇上已准你有先斩后奏之权，毋论皇亲国戚，稍有不轨，即定斩不饶。”

“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“圣旨明天上午到，你下午即可动身。先不必带家眷，兵贵神速，其他事我都已安排好了。你处理一下家事就行了。”

“士護即刻去工部尚书衙门，先交代一下公事。”

“工部尚书衙门也不用去了，今天是令爱的周岁诞辰，好好在家贺贺吧。来，带我去看看令爱。”

说来武家和李世民还有些亲戚关系，不是外人，武士護便引秦王到了后堂屋，看望武家尚在襁褓中的二女儿，也就是后来的武则天（由于武氏曾以明空之字为名，我们就以此称呼小时候的武则天吧）。

后堂屋里，一家人正围着明空抓周。明空赤着脚在红地毯上躺着，周围堆放着标志她以后人生选择的物品，有胭脂、剪子、书籍、毛笔、勺子和吃的东西等等。明空的小手摸来抓去，把东西搅得乱七八糟，就没有抓上一件，众人一起起哄，有叫拿这个的，有叫拿那个的，场面十分热闹。李世民也站在边上兴致勃勃地看着，他解下腰上的羊脂天宝玉佩，放在明空的身后。明空好像脑后长了眼睛似的，突然转过身来，抓起玉佩，仔细地端详，发出咯咯的笑声。

武士護忙走上去，掰开明空的手，把天宝玉佩拿过来，双手捧给李世民，说：“殿下，孩子小，让您见笑了。”

李世民刚要接过玉佩，明空却不愿意了，小手伸着，眼盯着秦王手中的玉佩，哇哇地哭叫起来。

武士護忙叫杨氏把孩子抱走。李世民走过去，把玉佩塞到明空的手中。武士護也没法阻拦了。

“这个小姑娘有眼光，此乃皇上亲赐的天宝玉佩，我送给你吧。来，让我抱抱。”李世民伸手接过了明空。

武士護和杨氏忙双双跪下，代明空叩谢秦王李世民。

明空长得十分耐看，宽宽的额头，大大的眼睛，微翘的下巴，既美丽又大方。她穿着细绸绣花小夹裤，露出一截雪白、肥嫩、坚实的小腿肚子。

李世民抱着孩子，连声夸赞。明空也伸出小手，想摸秦王头上的紫金冠。李世民笑着，轻轻地捉住了她不安分的小手。

武士彠首次外放，果然不负重托。到任伊始，就有条不紊、行之有效地开展工作。“开辟田畴，予以刑礼，数月之间，歌谣载路”，出色地完成了皇上交给他的任务。在朝野和扬州都督府辖区，都赢得了极佳的口碑。

贞观元年（公元627年）正月，名将罗艺在涇州反叛，其弟利州都督罗寿坐诛。同年十二月，前任利州都督李考常在长安密谋发动叛乱，事情泄露被诛杀。接连两任利州都督从事谋反活动，引起了朝廷对蜀门重镇利州的高度重视。为了剿灭叛乱余党，彻底安抚利州，朝廷一纸调令，又把武士彠派到利州。武士彠只得和心腹幕僚一起，携家带口，在沿途地方武装的护送下，乘船溯江而上，昼夜兼程，迤逦向利州进发。

贞观六年（公元632年）武士彠改任荆州都督时，明空不得不再次离开童年玩耍的伙伴，离开熟悉的环境，随父亲转赴他乡。她好不高兴，在离开利州去广元寺烧香时，明空望着庄严的佛像，问父亲：“爹爹，是佛祖大还是皇上大？”

“自然是佛大，连皇上都要敬仰佛祖的。”

“为什么佛祖总是佛祖，而皇上却换来换去，姓刘的换成姓杨的、姓杨的又换成姓李的。我外公家也曾是皇族。”

“孩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传出去要杀头的，对我们来说，李家皇上是唯一的。况且我们武家沐浴皇恩，要不是太上皇高祖爷，咱们还在文水乡间辛辛苦苦地做小买卖哪。”

明空点点头，她眨着聪慧的大眼睛，仿佛明白了父亲的话，又仿佛有许许多多的不解。

“爹爹，当大都督是很威风，那么多人听您的话，那么多人听您派遣。可您还要听皇上的话。这不，一道圣旨，又要去遥远的荆州，我真不想走。爹爹，我要跟您学怎样做大都督。”

“孩子，你志向高远啊，只可惜是个女儿身。不过爹爹会教给你怎样处理政务的。但你要记住，韬略养晦，才是大境界，见人不要轻易地言及心事啊。”

阳春三月，风和日丽，绿草茵茵。在通往荆州的官道上，行驶着一辆骡车。除了一个赶车的车夫和一个童仆外，还有一位身着青色长褂的男子。他大约四十来岁，身材不高，容颜丰润，眼神迷离，胡须飘如燕尾。他有时在骡车上坐着躺着，看田园农事，云卷云舒。有时下车步行，拂花弄草，吟诗咏唱，怡然自得。这时，从南至北飞来一人字雁阵，叫声清亮激越。该男子仰脸观望，若有所思，遂口占一诗：谁与天地齐，得向丹青书？偶有雁阵过，敢笑我不识。

这人如此潇洒自由、消闲娱情，似乎不带一丝一点人生烦恼事。他就是人称通晓天机未来、看破天下、名闻朝野的大星相家袁天纲。天纲祖籍四川成都，尝自称相术胜于汉之严君平，著有《九天元女六壬课》一卷。相传袁天纲曾与李淳风共作图讖，预言历代变革之事，至六十四图，袁推李背止之，世人称之为《推背图》。

“先生，前面是曹村街，快到荆州地界了，咱们歇歇脚吧。人吃些饭，喝些水，骡子也松松肚带，加些草料。”赶车的车夫等袁先生把诗吟完，乘着他的余兴，请求休息。

“好啊，赶路歇脚，张弛两得。曹村街可有你相熟的车店饭馆？”袁天纲边走边问。

“有，有。街东头有家刘家大车馆，老字号，环境、饭菜都不错。俺这些跑车拉脚的，都在那歇息。”

“有上房吗？单人单间的。”童仆问。

“有，古雅得很。不过俺没住过，只是打门口走过。”车夫扬鞭催骡，嘴里边吆喝牲口，边回答童仆的问话。

三个人说着，走着，临近曹村，只见街口站有十几匹骏马和数名官军。

“前面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有盘查的。”

袁天纲拍拍马车夫的肩，催促道：“你走你的，不要管这么多。”袁天纲心里有数，他此次是奉旨上京，连路费都从国库支出，一路上料无大碍。

“嗨！从哪儿来，到哪里去？姓什么叫什么？”一名官军挺胸凸肚走上前来。

“我们从川内来。这位是袁天纲先生，我是他的仆人。我们到京城长安。”童仆上前应道。

“什么？袁天纲？可是算卦的袁天纲？”

袁天纲闻言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“来啦！来啦！”这个官军向身后的其他战友招呼道，“可把他老先生等来了。”

这些官军是荆州大都督武士彠派来，专门在此等候袁天纲先生的。天纲见无法推辞，遂换乘官马，和童仆一道奔向荆州城。一半天的工夫，即驰到武府。看来武士彠也不想声张，闻报后只是和几个亲随官僚在大门口迎接。

武士彠笑容满面，亲自上前扶袁天纲下马，寒暄道：“袁先生鞍马劳顿，一路上辛苦了。”

“山人何德何能，劳大都督亲侍鞍马。罪过罪过。”

“既然来到我的地盘，袁先生就不用客气。来人哪！先伺候袁先生到上房换换衣服，休息休息。”

晚上，武士彠设宴款待袁天纲，一班人喝酒作乐，谈些江湖轶事、人情掌故，酒足饭饱后又观看轻歌曼舞，气氛相当融洽。第二天，武士彠亲引袁天纲到内堂，想请他给家人看相。袁天纲推辞说道：“大都督事业如日中天，武家前途不可限量，这卦就不算了吧。”

武士彠忙令家人献上一份厚礼，袁天纲看了只笑了笑。武士彠说：“向闻先生精于星相，兼通谶纬，又能望风占气。士能见上先生一面亦属不易，望先生给我家人都看看，也为他们将来的人生指点一二。”

袁天纲碍于情面，难于推托，只得点点头。首先走到杨氏的跟前，凝视片刻，又问了生辰八字，说：“夫人骨相非凡，前者孕形于内，胎隐于中，端为迎龙合德，胎临青龙。更逢三合六合，主当必生贵子，只是不知为何，隐然未孕。”武士彠听了袁天纲一席

话，觉得蛮有道理，细一琢磨，又觉得袁天纲也不过如此，说话和一般混饭吃的相士一样，其词若明若暗，多两可之词，便于附会。但武大都督涵养颇深，未置一词，且听袁大相士下面怎样说。

袁天纲看了看相里氏所生的武元庆和武元爽，也没问生辰八字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此二公子，官强而又连龙福，造化大要兴隆，卜其生长难易。小悔犹微风摇干倾，花鲜不残败。”

武士彠听不大明白，拱手问道：“敢请袁先生明言。”

袁天纲说：“二位公子官位可至刺史，然结局大不妙啊。”

武士彠不以为然，他本人对这两位前妻所生的公子哥儿也没有什么好印象，向来认为两人没什么大出息，袁天纲却说他俩官位可至刺史，还有什么结局大不妙，真是大放厥词。

接着是杨氏的长女，大相士也是念了一番经文，什么“鸳鸯求仕，舍旧图新，所求遂意，终不脱古剥之神”。而后淡淡地说：“令爱将嫁得地位高贵的丈夫，然日后生活不甚理想。”

武士彠闻言，露出苦涩的一笑。他走过去，把正在桌边翻书看的二女儿拉过来。二女儿身着男儿的服装，上穿金黄的绸衫，下着灯笼白马裤。健康的小脸上透着聪明劲，在她富有弹性的身体中，似乎有一种过剩的力量。“袁先生，请你给小儿细看一下。”武士彠因为盼子心切，时常把二女儿当男孩儿带，衣着服饰均取男式。今天也让二女儿着男装，主要是要个聪明，想试试袁天纲的相术，看看这位号称天下第一的大星相家能否如九方皋相马，遗其外表，取其神理。

袁天纲对着女扮男装的二女儿，端详片刻，又端起杯子连喝几口水，又点头又摇头，似乎大费踌躇，再问武则天的生辰八字。说：“这位小公子神采奕奕，骨相非凡绝伦，要说出他的命相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哟！”

“先生不但算命，而且算天，想必小儿的卦相也没有多么复杂。”武士彠望着袁天纲，笑咪咪地说。

袁天纲摆手说：“且慢，容我细细算来。”遂口中暗念，指上轮磨：“隐私潜伏，欲萌而未觉，待天地合体，阴阳假神，浑然天成，厥夫朱雀写字，青龙吟诗，刚果严厉，包括中华，乃聪慧前程，从兹定矣……”袁天纲念了一番道爷腔，又对武士彠说：“敢请小公子走走给我看。”

明空在内堂上走了两圈，一双稚气的大眼睛望着袁天纲。

袁天纲瞠目结舌，半天才说话：“这位小郎君龙睛凤颈，日角星瞳，真真贵人之相啊！其生辰八字，一派是火，五行之气，无所相平。五火相拥，想必以后要锻炼天下。只可惜是个男孩，若是女孩，将来必定能君临天下。”

袁天纲的一番话把武士彠惊呆了，看看袁天纲不像是信口胡说，忙令家人和随从全部退下，然后抓住袁天纲的手，问：“方才的话，莫不是戏言？”

“怎么是戏言！”袁天纲甩掉武士彠的手，说，“都督大人，山人相命从无戏言，只可惜小公子是个男孩。不过贵公子有如此罕见贵相，将来也必定是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。数十年来，山人不知为多少王公贵人看过相，似小公子这样的富贵相，实在是第一遭看到。在下辱称星相家，有机缘能看到这样的贵相，实在是三生有幸啊！”袁天纲发出由衷的惊叹，说出诚恳的语言。

武士彠将信将疑，脸色吓得苍白，这二女儿正是个女儿身。袁天纲所言果真应验，莫不是武家要出个皇帝？可自盘古以来，称王称帝的都是男人，哪有女子的份。看来大星相家的话也不可全信。

老于世故的武士彠自然不会向袁天纲刨根问底。他对袁天纲说：“袁先生，此话可不能乱说，我身为荆州都督，深沐皇恩，您说的‘君临天下’的话，可是大不敬的，若传到皇帝那儿，保不定要灭九族，你我都难逃罪责啊！”

“大都督，山人也只是就相论相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若算出谁将来必君临天下，就是当今圣上也奈何不了他。人生有定数，得失天地知。我说的话我负全责，大都督不必要为此多心。”

“好，好。敢问袁先生何日上路？”武士彠不想多说什么，这会儿一心想把袁相士打发走，免得惹是生非。

“我下午出城，晚上到城外歇息，山人不习惯住深宅大院。再说，皇上召见，也不敢耽误时间。只是……”袁天纲指了指大都督送的黄白二物说，“这些身外之物，我一概不要。我轻来轻去，无所牵无所挂，有多好，不需这些东西。”

武士彠见袁天纲说得真诚，也不勉强，中午留他吃完饭，即派人护送他出了城。

贞观九年（公元635年）新年刚过，武士彠通过吏部的老关系，安排两个赋闲在家的儿子武元庆、武元爽去京城长安做官。官职不大，只是按察司属下的小官，但总算给两个不成器的儿子有了安排。二月二日，即送两个儿子上京赴任，当父亲的武士一直把儿子送到荆州城外廿里铺，千叮咛万嘱咐，才满怀重重心事，洒泪而别。回来时，在府门口上台阶时，他不小心跌了一跤，昏晕在地。跟随的人忙扶他起来，抬到内堂。家人急找城中名医来诊视。医生诊了脉，说是跌挫了腰，风痰上涌。开了十几味药，医嘱床上休养一个月。可武都督躺了几几天就沉不住气，不顾左右的劝阻，强打精神，到衙门议事，批阅文件，处理政要。

四月，太上皇李渊在长安垂拱殿撒手殡天。诰文传到荆州，武士彠哀伤无比，如丧考妣。想想太上皇对武家的好处，想想自己从一个小地主、木材商，成为大都督，不禁无限地追思皇恩。他“奉号恸，因议成疾”，新病叠旧疾，竟一卧不起，每每呕心吐血。医生们想尽了招数，但所开之药，如石投水，了无效验。

二十八日清晨，武士彠与身边的人说：“我这几日神思恍惚，如离人间，先皇身影笑貌无不历历在目。看来我来日无多，可即刻上书，迅报朝廷，另委荆州都督。个人事小，